

## 第十一卷

## 長恨歌傳

唐開元中，秦階平，四海無事。玄宗在位歲久，倦於吁食宵衣，政元小大，始委於丞相，稍深居游宴，以聲色自娛。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，相次即世。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，無悅目者。上心忽忽不樂，時每歲十月，駕幸華清宮，內外命婦，餽耀景從，浴日餘波，賜以湯沐，春風靈液，澹蕩其間。上心油然，若有所遇，顧左右前後，粉色如土，詔高力士潛搜外宮，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，既笄矣。鬢髮膩理，纖稱中度，舉止閒冶，如漢武帝李夫人。別疏湯泉，詔賜澡瑩。既出水，體弱力微，若不任羅縠。光彩煥發，轉動照人。上甚悅。進見之日，奏《霓裳羽衣曲》以導之；定情之夕，授金釵鈿合以固之。又命戴步搖，垂金明珥。冊為貴妃，著後服用。由是冶其容，敏其詞，婉孌萬態，以中上意。上益劈焉。時省風九州，泥金五嶽，儷山雪夜，上陽春朝，與上行同輦，止同室，宴專席，寢專房。雖有三夫人，九嬪，二十六世婦，八十一御妻，暨後宮才人，樂府伎女，使天子無顧訶意。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。非徒殊豔尤態獨能致是，蓋才智明慧，善巧便佞，先意希旨，有不可形容者焉。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貴，爵為通侯。姊妹封國夫人，富埒王宮，車服邸第，與大長公主侔矣，而恩澤勢力，則又過之，出入禁不問，京師長吏為之側目。故當時謠詠有云：「生女勿悲酸，生男勿喜歡。」又曰：「男不封侯女作妃，君看女卻為門。」其為人心羨慕如此。

天寶末，兄國忠盜丞相位，愚弄國柄。及安祿山引兵向關，以討楊氏為詞。潼關不守，翠華南幸，出咸陽，道次馬嵬亭。六軍徘徊，持戟不進。從官郎吏伏上馬前，請誅晁錯謝天下。國忠奉釐纓盤水，死於道周。左右之意未愜，上問之。當時敢言者，請以貴妃塞天下怒。上知不免，而不忍見其死，反袂掩面，使牽而去之。倉皇展轉，竟就絕於尺組之下。

既而玄宗狩成都，肅宗受禪靈武。明年大凶歸元，大駕還都。尊玄宗為太上皇，就養南宮。自南宮遷於西內，時移事去，樂盡悲來，每至春之日，冬之夜，池蓮夏開，宮槐秋落，梨園弟子，玉管發音，聞《霓裳羽衣》一聲，則天顏不怡，左右 歛。三載一意，其念不衰。求之夢魂，杳不能得。

適有道士自蜀來，知上心念楊妃如是，自言有李少君之術。玄宗大喜，命致其神。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，不至。又能游神馭氣，出天界、沒地府以求之，又不見。又旁求四虛上下，東極絕天涯，跨蓬壺。見最高仙山，上多樓闕，西廂下有洞戶東向，窺其門，署曰「玉妃大真院」。方士抽簪叩扉，有雙鬟童女，出應門。方士造次未及言，而雙鬟復入，俄有碧衣侍女至，詰其所從來。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「玉妃方寢，請少待之。」於時雲海沉沉，洞天日晚，瓊戶重闔，悄然無聲。方士屏息斂足，拱手門下。久之，而碧衣延入，且曰：「玉妃出。」見一人冠金蓮，披紫綃，佩紅玉，曳鳳舄，左右侍者七八人，揖方士，問「皇帝安否？」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。言訖，憫然。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，各析其半，授使者曰：「為謝太上皇，謹獻是物，尋舊好也。」方士受辭與信，將行，色有不足。玉妃因徵其意。復前跪致詞：「請當時一事，不為他人聞者，驗於太上皇。不然，恐鈿合金釵，負新垣平之詐也。」玉妃茫然退立，若有所思，徐而言曰：「昔天寶十年，侍輦避暑驪山宮。秋七月，牽牛織女相見之夕，秦人風俗，是夜張錦繡，陳飲食，樹瓜華，焚香於庭，號為乞巧。宮掖間尤尚之。時夜殆半，休侍衛於東西廂，獨侍上。上憑肩而立，因仰天感牛女事，密相誓心，願世世為夫婦。言畢，執手各嗚咽。此獨君王知之耳。」因自悲曰：「由此一念，義不復居此。復墮下界，且結後緣。或為天，或為人，決再相見，好合如舊。」因言：「太上皇亦不久人間，幸惟自安，無自苦耳。」使者還奏太上皇，皇心嗟悼久之。餘具唐史。

至憲宗元和元年，縣尉白居易為歌以言其事。並前秀才陳鴻作傳，冠於歌之前，自為《長恨歌傳》。居易歌曰：

漢皇重色思傾國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  
 楊家有女初長成，養在深閨人未識。  
 天生麗質難自棄，一朝選在君王側。  
 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  
 春寒賜浴華清池，溫泉水滑洗凝脂。  
 侍兒扶起嬌無力，始是新承恩澤時，  
 雲鬢花顏金步搖，芙蓉帳暖度春宵。  
 春宵苦短日高起，從此君王不早朝。  
 承歡侍宴無閒暇，春從春遊夜專夜。  
 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。  
 金屋妝成嬌侍夜，玉樓宴罷醉和春。  
 姊妹弟兄皆列土，可憐光彩生門戶；  
 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  
 驪宮高處入青雲，仙樂風飄處處聞。  
 緩歌慢舞凝絲竹，盡日君王看不足。  
 漁陽鼙鼓動地來，驚破《霓裳羽衣曲》。  
 九重城闕煙塵生，千乘萬騎西南行。  
 翠華搖搖行復止，西出都門百餘里。  
 六軍不發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。  
 花鈿委地無人收，翠翹金雀玉搔頭。  
 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淚相和流。  
 黃埃散漫風蕭索，雲棧索紆登劍閣；

峨嵋山下少人行，旌旗無光日色薄。  
蜀江水碧蜀山青，聖主朝朝暮暮情。  
行宮見月傷心色，夜雨聞鈴腸斷聲。  
天旋地轉回龍馭，到此躊躇不能去。  
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見玉顏空死處。  
君臣相顧盡沾衣，東望都門信馬歸。  
歸來池苑皆依舊，太液芙蓉未央柳。  
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對此如何不淚垂！  
春風桃李花開日，秋雨梧桐葉落時。  
西宮南苑多秋草，落葉滿階紅不掃。  
梨園子弟白髮新，椒房阿監青娥老。  
夕殿螢飛思悄然，孤燈挑盡未成眠。  
遲遲鐘漏初長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  
鴛鴦瓦冷霜華重，翡翠衾寒誰與共？  
悠悠生死別經年，魂魄不曾來入夢。  
臨邛道士鴻都客，能以精誠致魂魄。  
為感君王展轉思，遂教方士慙覓。  
排空馭氣奔如電，昇天入地求之遍。  
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。  
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縹緲間。  
樓閣玲瓏五雲起，其中綽約多仙子，  
中有一人字太真，雪膚花貌參差是。  
金闕西廂叩玉扃，轉教小玉報雙成。  
聞道漢家天子使，九華帳裡夢魂驚。  
攬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銀屏迤邐開。  
雲舍半偏新睡覺，花冠不整下堂來。  
風吹仙袂飄飄舉，猶似霓裳羽衣舞。  
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  
含情凝睇謝君王：一別音容兩渺茫。  
昭陽殿裡恩愛絕，蓬萊宮中日月長。  
回頭下望人寰處，不見長安見塵霧。  
惟將舊物表深情，鈿合金釵寄將去。  
釵留一股合一扇，釵擘黃金合分鈿。  
但令心似金鈿堅，天上人間會相見。  
臨別慙懣重寄詞，詞中有誓兩心知。  
七月七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：  
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  
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

#### 開元天寶遺事

隨蝶所幸開元末，明皇每至春時，旦暮宴於宮中，使嬪妃輩爭插豔花。帝親捉粉蝶放之，隨蝶所止幸之。後因楊妃寵，遂不復此戲也。

助嬌花 御苑新有千葉桃花，帝親折一枝，插於妃子寶冠上，曰：「此個花尤能助嬌態也。」

助情花 明皇正寵妃子，不視朝政，安祿山初承聖眷，因進助情花香百粒，大小如粳米而色紅。每當寢處之際，則含香一粒，助情發興，筋力不倦。帝秘之曰：「此亦漢之慎恤膠也。」

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，善歌唱，未曾一日離帝左右。每執板，當廣顧盼。帝謂妃子曰：「此女妖麗，眼色媚人。」每轉聲歌喉，則聲出於朝霞之上，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。宮伎中，帝之鍾愛也。

金籠蟋蟀 每至秋時，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，閉於籠中，置於枕函畔，夜聽其聲。庶民之家皆效之。

戲擲金錢 內庭嬪妃，每至春時，各於禁中結伴，三人至五人，擲金錢為戲。蓋孤悶無所遣也。

射團 宮中每到端午節，造粉團扇黍，貯於粉盤中，以小角造弓子，纖妙可愛。架箭射盤中粉團，中者得食。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。都中盛為此戲。

醒酒花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，因宿酒初醒，憑妃子肩看木芍藥。上親折一枝與妃子，遍嗅其豔。帝曰：「不惟萱草忘憂，此香豔尤能醒酒。」

被底鴛鴦 五月五日，明皇避暑，遊興慶池，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。宮嬪輩憑欄倚檻，爭看雌雄二戲於水中。帝時擁貴妃於綉帳內，謂宮嬪曰：「爾等愛水中，爭如我被底鴛鴦。」

半仙之戲 天寶，宮中至寒食節，竟豎鞦韆，令宮嬪輩嘻笑以為宴樂。帝呼為半仙之戲。都中士民，因而呼之。

冰箸 冬至日，大雪。至午雪霽，有晴色，因寒所結溜，皆為冰條。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。帝自晚朝視政回，問妃子曰：

「所玩何物耶？」妃子笑而答曰：「所玩者，冰也。」帝謂左右曰：「妃子聰慧，此象可愛也。」

紅冰 楊貴妃初承恩召，與父母相別，泣涕登車。時天寒，淚結為紅冰。

投錢賭寢 明皇未得妃子，宮中嬪妃輩，投金錢賭侍帝寢，以親者為勝。自楊妃入，遂罷此戲。

淚妝 宮中嬪妃輩，施素粉於兩頰，相號為淚妝。識者以為不祥。後有安祿山之亂。

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，太液池有千葉白蓮，數枝盛開，帝與貴戚宴賞焉。左右皆歎羨久之。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：「爭如我解語花。」

含玉津 貴妃素有肉體，至夏苦熱，常有肺渴，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，蓋借其涼津沃肺也。

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，常衣輕綃，使侍兒交扇鼓風，猶不解其熱。每有汗出，紅膩而多香。或拭之於中帕之上，其色如桃花也。

歌值千金 宮伎永新者，善歌，最受明皇寵愛。每對御奏歌，則絲竹之聲莫能過。帝常謂左右曰：「此女歌值千金。」

子亂局 一日，明皇與親王，令賀懷智獨奏琵琶，妃子立於局前觀之。上欲輸次，妃子將康國子放之，令於局上亂其輸贏。上甚悅焉。

長湯十六所 華清宮中，除供奉兩湯外，而別更有長湯十六所，嬪御之類浴焉。

錦雁 奉御湯中，以文瑤密石，中央有玉蓮湯泉，湧以成池。又縫錦繡為鳧雁於水中。帝與貴妃，施鏤小舟，戲玩於其間。宮中退水出於金溝，其中珠纓寶絡，流出街渠，貧民日有所得焉。

夜明枕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。設於堂中，光照一室，不假燈燭。

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，高八十尺，豎之高山，上元夜點之，百里皆見，光明奪月色也。

風流陣 明皇與貴妃，每至酒酣，使妃子統宮伎百餘人，帝統小中貴百餘人，排兩陣於掖廷中，目為風流陣，以霞被錦被張之為旗幟，攻擊相鬥。敗者罰之巨觥以嘻笑。時議以為不祥之兆。後果有祿山兵亂。天意人事，不偶然也。

望月台 玄宗，八月十五日夜，與貴妃臨太液池，憑欄望月不盡，帝意不快，遂敕令左右：「於池西岸，別築百尺高台，吾與妃子來年望月。」後經祿山之兵，不復置焉，惟有基址而已。

袖裡春 史諱錄曰：玄宗為太子時，愛妾號鸞兒，多從中貴董逍遙微行，以輕羅造梨花散蕊，以月麟香，號袖裡春，所至暗遺之。

透花 《品物類聚》記曰：「吳興木炊之甑香曰馬豆，食之齒醉。」虢國夫人廚吏鄧連，以此米搗為透花，以豆洗其皮，作靈沙膳，供翠鴛堂。

梨園樂 天寶中，玄宗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，皆居宜春北院，上素曉音律，時有馬仙期、李龜年、賀懷智，皆洞知律度。安祿山自范陽人覲，亦獻白玉蕭管數百事，皆陳於梨園。自是音響，殆不類人間。

藍田磬 太真妃，多曲藝，最善擊磬，拊搏之者泠泠然多新聲。太常梨園之能人，莫能加也。玄宗命彩藍田玉琢為磬。尚方造流蘇之屬，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。又鑄金為二獅子，拿攫騰奮之狀，各重二百餘斤以為趺。其他彩繪綺麗，製作精妙，一時無比也。及上幸蜀回京師，樂多亡失，獨玉磬偶在。上顧之淒然，不忍置牀前，遂令載送大常寺，至今藏於太樂著正聲庫者是也。

羯鼓 唐玄宗洞曉音律，由之天縱。凡是管弦，必造其妙。若制調曲，隨意即成。不至章度，取適短長，應指散聲，皆中點節。至於清濁變轉，律呂召呼，君臣事物，迭相制度。雖古之夔曠，不能過也。尤愛羯鼓，笛云八音之領袖，諸樂不可無此。嘗遇二月初，詰旦，巾櫛方畢，時宿雨始晴，景色明麗，小殿亭內，柳杏將吐，睹之歎曰：「對此景物，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！」左右相目，將命備酒，獨高力士遣取羯鼓，上旋命之。臨軒縱一曲，曲名《春光好》，神思自得。及顧柳杏，皆已發拆，指而笑之，謂嬪牆內官曰：「此一事，不喚我作天公可乎？」皆呼萬歲。又制《秋風高》，每至秋空回繳，纖蘿不起，即奏之。必遠風徐來，庭葉徐下，其妙絕人神如此。

揮汗擊鼓 玄宗嘗伺察諸王。寧王夏中揮汗擊鼓，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。上知之，喜曰：「天子兄弟，當極酒樂。」

花奴 汝陽王，寧王長子也。姿容妍美，秀出藩邸。玄宗特鍾愛焉，自傳授之。又以其聰悟敏慧，妙達其旨，每隨遊幸，頃刻不捨。嘗戴硃光綉帽打曲，上自摘紅槿花一朵，置於帽上簡處，二物皆極滑，久之方安。遂奏《舞山香》一曲，而花不墜（本色所謂足頭頂，難在不搖動也）。上大喜笑，賜金器，因誇曰：「花奴（小名）姿質明瑩，肌髮光細，非人間人，必神仙謫墜也。」寧王謙謝，隨而短斥之。上笑曰：「大哥不在過慮阿瞞，自是相師。夫帝王之相，且須英特越逸之氣，不然有深沉包育之厚。若花奴但秀邁人，悉無此狀，固無猜也；而又舉止淹雅，當更得公卿問令譽耳。」寧王又謝對曰：「若於此，臣乃輸之。」上曰：「若此一條，阿瞞亦輸大哥矣。」寧王又謙謝。上笑曰：「阿瞞贏處多，大哥亦不用偽挹。」眾皆歡賀。

玄宗性俊邁，酷不好琴。曾聽彈，三弄未及畢，叱琴者曰：「待詔出去！」謂內官曰：「速召花奴，將羯鼓來，為我解穢。」

貴妃琵琶 開元中，有中官白秀貞，自蜀使回，得琵琶以獻。其槽籬檀為之，溫潤如玉，光耀可鑿，有金縷紅紋，影成雙鳳。楊妃每抱是琵琶，奏於梨園，音韻淒清，飄如雲外。而諸王貴主，泊虢國以下，號為貴妃琵琶弟子，每受曲畢，皆廣有進獻。